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巽齋文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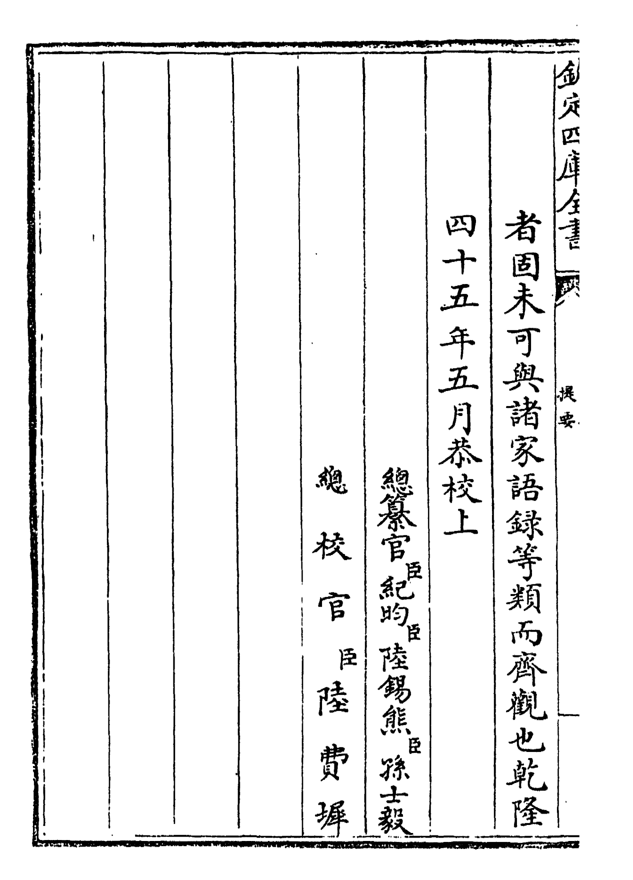
巽齋文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巽齋文集二十七卷宋歐陽守道撰守道字公權初名巽字迂父吉州人嘉祐元年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户入為秘書省正字累遷秘書郎罷歸咸淳三年以少傅呂文德薦添差通判建昌軍遷著作佐郎

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中終於著作郎事迹具宋史本傳是編分甲乙丙丁戊五集中如復劉學士書辨李習之以守其中為慎獨非中庸本旨答丁教授書辨劉景雲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說本之王安石字說非六書本義凡此之類持論咸有根柢非苟立同異史稱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蔚崛起特立不

由依託門戶而來故所見皆出自得也史又稱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又聘為岳麓書院山長後萬里為國子祭酒復薦守道充史館檢閱萬里殉節忠臣子良得葉適之傳其林下偶談妙解文章肯綮觀於所主可以知其氣類吉州人文紀略又稱文天祥劉辰翁皆守道門人即守道益可知矣然則讀是集



者固未可與諸家語錄等類而齊觀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巽齋文集卷一

宋 歐陽守道 撰

書

通判溪吳運使書 戊申年時荆溪漕江西

某杜門窮居常深有感於當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依以立人類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人類所依以生者聖賢而聖賢所以生人類立天地依於人心之理義悠悠斯世頗未有爲世道熟計者則其末將安

所底止淳于髠有言今天下溺矣彼誠嘗試孟子之言然猶知天下之爲溺也一世有胥溺之勢猶認之以爲平地之安滔滔汩汩而莫之返求如淳于髠之能知溺者亦罕執事者且以爲何如時也自恨氣力之微不足以出已溺者而生之而又竊自幸棲身於尺寸不溺之地環顧左右前後之未溺者疾聲大呼使知浸淫之將及而兢兢毋失足焉則聞之者不諒而謂已爲駭衆嗟夫使斯人皆溺吾亦將誰與並生也然則吾之所以疾

聲大呼使之知浸淫之將及而兢兢毋失足焉者吾亦以自爲疾聲大呼而不吾信吾有深自悲而已矣深念當世之故誠未知其所終理義大明之世編户齊民可使各有士君子之行昔者所謂風俗淳一運祚長遠者非空虛無據之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曾不足爲十年計也扶持歲月以幸其不壞亂立身此時能無恐乎漢人有言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謂爲是適然耳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夫此未易與流俗言也今

之所藉以綱維世道者誰也觀於官府而未見大吏之
於小官有以養其材而勵其節也士一入仕則習爲一
等無用之文孔門所謂巧言孟子所謂以言餂人者權
勢所在雖跖蹻不患無説以譽之也曰非此無以取上
位之知也然而誠有階此而致身貴顯者焉則上之取
才在是也昔人入仕舍詩書而學法律今人入仕脱舉
業而學四六何降而愈下也且夫士得一官將受人家
國天下之託所當學者何限而顧潄精神於此又復不

量其人之可依與否而一槩伊周之有如不幸比之匪人何以自拔也大率今之世居官一二載則舉止圓熟言語低回無復有山野生踈之氣所謂養吾剛大將輕貧賤傲威武者其勢有所不行雖君子所養決不計他人之待已何如然而特立獨行亦可謂甚難也學法令者以吏爲師此秦人之説原令取士爲吏吏道仍與士學兩途一切吏文嘗求是正於老且黠者則上下以爲穩設有守書生之故學而少出意見則詰難且至或侮

笑之由是書生常得迂濶之名而先王之道遂爲當世之棄物凡今揚揚得志時人謂可任以事大抵熟於吏文者也所謂書生幸不見擯則異待之曰是學舘之才也士挾學以遊今之世其將焉用今所謂仕宦取知於上者曰政事曰文章文章前所云也政事後所云也等而上之卿相亦由此其選也是其中亦復有王佐之才經世之業乎觀於學校而未見師友相親於善也來游其間者視以爲飮食之地而已矣而教者亦不曰教也

持飲食之具以邀士曰吾能進退爾也一日橫經衿佩雲集講者腐聽者倦漫不省爲何說忽焉而散以是爲故事之不可廢他日則以所謂試去留之進業而受知者何人也請益而有聞者何人也教者認末爲本矣士亦不自愛也夫今日之韋布他日之搢紳士大夫也未有貧居簞食豆羹見於色而他日能爲清白吏以與天子牧養小民也未有交遊親黨之間見便則奪營求自眩之態日用於師儒之前而他日能安於命義難進而

易退也未有居鄉不顧細行禮義廉恥不以自律而他日置之民上能以理道化其下以無諸已者非諸人也未有其爲士虛棄白日束書不讀游談無根而他日可與臨大决議藉其見識以定可否爲據依也他日國家豈能别得一等士子而取之用之乎人才不競亦可睹已則亦安得豪傑特立之士崛起於波蕩風靡之餘所見者大所任者重可寄以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也觀於閭閻田里而其等而下之者從可知也自古雖有聖賢

之君慈惠之師亦必不能使風化遽達於編户齊民是

故闕

抑學校之事夙昔竊嘗有志今復何幸奉命承教且將親見君子之末光惜也其未之能前也其有母年八十有一體氣日衰疾不時愈前此未嘗敢違膝下而就遠館於他人之門竊第於歲辛丑而參選得缺於甲辰之三月遷延至此蓋亦謾書仕籍而非果有需祿想而念親食不過一匕雖復三釜非老且病之所盡嘗而焉用以已之寸進勞親之顛頓官期若至勢亦不行聆者古心江先生將漕亦嘗招而館於所謂雙桂堂者半月而

告歸踰旬而得請當時甚悔遠遊之輕今親年增高愈非前比瞻望崇臺一葦可杭之地如在天上則又安敢諂所謂西澗而為旬月之留哉先生之禮意可拜而不可受先生之道德可仰而不可親則其之分也伏惟先生清明之禀卓異之資淵源之學深厚之養葢伊洛諸君子續道之一脉而范司馬二文正憂時之盛心不特凡為士者知所宗主依歸而匹夫匹婦皆知當路有豈弟君子為之父母去年崇臺一二大政廣上恩而蘇民

瘼者實非今之君子尋常意度之所能行而講義流傳大體小體之訓真切懇到聞者動心則其亦復得之郡史君伏而讀之矣夫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迂愚不能與世上下當世如先生得自附於下風幸也然而未之能前者則又有所重也雖不能前而當世如先生不可以踈遠自外所欲感慨激發反覆究竟以共論事之終極者舍是其將誰告是以輙列其說公餘一覽意者亦將有動於斯言天地之數盛衰之運倘不在他人而在

先生之身則必有以處此其往者記監丞祠特一時斐然之作偶以事於學校繕寫申呈非有意於求知旋蒙袞筆獎借踰分無類之文不足多辱亦知先生誘掖後進收拾寸長之意矣繼今其敢不勉書册之外無所作為固將没世畢力於此以庶幾一言之幾於道惟有以終惠而幸教之某私居久欲裁尺書通姓名於下執事而不克兹因郵遞敬布腹心引睇穹崇精爽飛越不勝區區依鄉之至不備

答荆溪吴運使聘書 癸丑年時荆溪漕湖南

某復蒙專使賜以手書及公牒咨目各一通路費官會千緡俾某前詣使臺禀議充嶽麓書院山長書辭謙下禮意優厚祗受惶恐莫知所對心口相謀蓋累日而後敢遵禀諳臺之命乃若山長職事則峯先生所謂繼古人之後塵為方來之先覺其自任與望後學之意甚大晚進小生汨没無聞不宜冒昧在此遽以之自取辱也某聞至誠之感物也雖無情者猶為之動而況於人先

生以貴下賤至誠著矣其雖木石亦為先生動矣一區
區未嘗接識之後進偶然知之不忘於心六年如一日
下不求上而上求之不得其至前不已也此意豈獨為
一朞哉凡以體天心立公道盡己分而初不以為其人
賜也使先生由此大用於世司一世進退人物之權則
視內外百官皆天位職有其人而與共之治之視一世
人物凡有聰明才知稍出於人者皆天以遺夫世所仰
賴之人而我當使出其有以施於彼也將皇皇汲汲日

以失士為憂豈復俟人之求已而視名位爵禄乃自我出哉近世每病人才之陋不知懷寶遯世無處不有上之人欲俟彼之自進彼非自進之人也則明知而明棄之斯人不可得則惟求已者之是用彼之氣已卑而此之勢甚尊挾夫甚尊之勢以臨之則夫卑而前者安得復有國士於其中也天位天職一切視之為能富貴人能貧賤人之具曾未有駭目於自下求上之非而動心於已責之不盡者人才之陋固宜然亦徒見其陋於所

親接而不知夫未嘗陋者固在耳目之外也易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詩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以杞包瓜則有隕自天矣有卷者阿則飄風自南矣人君猶然而況自宰相以下以至凡為人上者乎先生道德文章卓然為當世望士若有求於先生正恐如蘇公之告富公所謂無間而可入者然且自視欿然若無一有而緇衣干旄好賢樂善之意在當世諸公間為最著其不知先生之施於他人者獨以其占之其於先生非有介紹

之先游談之助與邂逅闕

此一二處皆一世人所共識雖閑僻隱伏之所而有耳

者聞目者見譬之至寶藏匿夜光燭天異哉大勢之所

在也其在閑僻隱伏之所易識也其在州縣愈易識也其在朝廷尤所易識也然而有憎焉而莫之識者矣莫之識故大勢亦一去而莫之返今天下大勢執事之所踐歷與其思慮之所及大槩亦可見矣荆益故荆益也江淮故江淮也人之所謂大勢非某之所謂大勢也所謂大勢以其關係於社稷之安危生人之休戚有之則重無則輕有之則中外歸心無則失望此為大勢而已矣今亦能幾處而已雖然不欲言也雖然亦不待言也

夫惟賢人君子能為天下國家愛人材亦能為天下國家愛其身蓋勢在人則重在人勢在已則重在已其心公乎天下而不以進退用舍二焉夫是之謂以天下之重自任伏惟執事天與間氣人惟舊德洊歷要地無適不宜然且以二三十年之聲名而徘徊容與經綸大手未遂展布其不佞誠以為天下大勢要有在也若某不過能識所在而向依焉在此無奇復歲異一歲既竭吾才未知善後之策然念平生知已間有所懷欲對面一言

往往隅在千里外而誰與語公論固有歸善類固有主中外顒顒之望今當誰屬向風拳拳輙以愛大勢之說為左右告執事以為何如時拱侍一寫我心

代通内翰書

某比承光膺新渥進直禁林區區鄉依之私倍用欣躍執事經綸器業不應久在代言之地而方深以為執事喜者為斯文也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在某殊不謂然時之高下文實為之爾從古雖甚不足道之世必有以

文自任之人其人不達則已其人達其文顯昭蘇衆聽鼓舞羣動時事當復有可觀者春秋之鄭宜無子產之文而子產之文足以起鄭唐之中世宜無陸宣公之文而宣公之文足以重唐二人辭令詔誥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文之能為時高下政若此使在安平無事之世而斯文所屬靡靡不競則氣象衰颯國亦隨之今之文在學校在舉朝之議論士大夫之文而所謂翰苑天子之文也天子溫厚則有德嚴重則有威理以開人心氣以

張國勢所謂大哉王言一出而天下響應者此天下莫大之文也學校之士與舉朝士大夫之文所學所見蓋人人殊不能齊一是故其高其下不盡關於世道惟天子之文人以一字定從違國以单言判輕重而其文體所尚播告之下亦復翕然化之代言之選何可輕屬某無似竊嘗妄論今世以為必得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才以為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文而助成夫國家深厚雄渾光明俊偉之氣象竊惟執事天與異質斯文所歸

奮自岷峨翺翔要途者有年矣簡在上心柄用已晚顧以絲綸之重非宗工大手不可付是以在此上之所以幸斯文者甚大惠也有識之士人更相慶矧如某趨承之舊辱在異顧不後他人是雖玉堂之廬在他人為榮在執事為淹然方為文體幸方為國體幸未暇計其他也阻以守藩無由面慶不審邇日台候何似伏冀上體如眷精調起居匆匆上狀不宣

代通淮東趙樞密書

伏承奉詔入覲正位樞府宗社幸甚中外幸甚其閒之
古語曰兵難隃度爰自本兵重任專寄文臣而其間有
自從累遷拜不歴藩閫者軍戎之情非所素知是以其
所建明與所施行往往乖違不便在外者難於禀承而
甚者或坐失事會在祖宗時或以方面久勞使內外一
體事便順而多成人各有能有不能而兵者重事又非
可以人人能也士大夫恥不談兵以為仕於艱難多事
之世如於兵有所不知則世以為不適用之才是以開

口議論若素習者某地為險若易某兵為堅若脆若為當急若為可緩身在兵間者往往笑之而聽之者或為其所詘也摭其所言而見之行則外以為無可與行者否則信而用之投之以非所長則動以敗告彼固以不知兵為恥不知强而知之之大恥也天下惟通才不常有目不接行陣足不及塞垣而曰知兵云者非夸則誣彼以夸與誣媒其身而國受實禍故夫朝中之官茍有關於兵事者非真知兵之人間不可任而况宥密之地

天下之兵權舉歸之其關于安危至大至重自非真知明識精謀遠算熟於方面老於事情者不在此位伏惟閣下天之間氣國之重臣忠赤通於神明威名震乎朔漠爰自犍為不道所在震擾而東淮獨屹然以固田野墾闢民物康阜歌舞嬉遊者聞敵騎之至容色不少變於尋常少焉僻師一出殲除幾盡餘則呻吟以歸舉足不敢面故道天子以閣下久勞於外且東淮倚以為安不若置諸左右使兵事一出其手則吾國長城東海而

西蜀也渙號揚廷朝野相慶某藐焉書生昔未嘗通名於下執事一聞親命踴躍於中輙奉咫尺之書以賀賀在國而不在閣下之開閫於東淮也東淮之重在閣下今則將無往而不在閣下昔者東淮雖許專制而國論大意必不能盡與閣下合也是以容有所拘而不得為今西府大臣國論自出昔之不得為者今當無往而不可為也以事體言之今大而昔則小以事權言之今易而昔則難閣下之位西府自與他人不同無中無外能

言之而知當代有閣下雋矣徒以為閣下未在此也故天下之事至此一日在此天下改視易聽凡昔之邊謀軍政日復日歲復歲不快人意者今當大快昔之外侮內訌日復日歲復歲而窺覦不已者今當大懲或者亦竊料閣下之心亦必有快於盡為所不得為者帝與之雋功蹇通國之大望在今一反手之力也區區所以願一賀者為此來也坐念往事未見良圖天其實以祖宗積累之厚故不使此敵得所大欲如必曰作大措畫使

三陲晏然盡如閣下之所以為東淮者竟何如也宰相以都督歸相樞府以大帥還朝豈惟吾舉國之内快此一舉卓然知天子意嚮專在邊事則聞風者早已心破膽裂矣竊謂有吾國之時有閣下之時天幸數至吾國之時也得為前日之所不得為閣下之時也興言及此視日如流不勝拳拳憂時之心敢畧布之左右稱慶之始餘不敢詳惟閣下察之

代上吳尚書書

其自抵廬陵日欲奉尺書於左右公事填委因循數年
大負愧責坐念執事歸卧家山亦已久矣久而未起豈
今世用人大患亦在因循耶某嘗妄論今世之事非嘗
試者所可當諳歷之才力量自别比年時論專歎才難
而屢試輙驗者往往使之以閒逸此意頗未可曉且人
才非有難見以一人求之常不足以天下求之常有餘
今塗之人稍能論世故者皆知曰某人在某所堪某用
某所有某事須某人所謂十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也

不知衆所指目每每不偶又獨何哉豈公論雖在人而若人用與不用要是天意欲平治天下有速有遲故耶𦉪於執事非區區懷戀知己之私徒端居深念以為近世於人大率以難取之以易遺之數十百人之中得一人焉此一人者必有大過乎數十百人者也少焉棲之於閒逸之地則又他求一人於數十百人之中而不可得及其得之則又未足以深愜天下之通望天下之通望不在今之所取而正在昔之所置然則用人尚可以

為有定論否也欲無才難之歎可不可也身在外服不當出位而思然此非以為一二知已者恨時事大抵然爾執事雖暫退適經綸重任終當屬之此患不除不可以望人才之用此亦身在其中者之所究知也某兩年於此幸甚無他然此州凋弊之極僅逃吏責無能有所作為以償夙心去冬以來屢祈觧職未報俞音幸亦駸駸受代矣往膠庠謂天下事當無不可為者及在班行漸知牽制之狀而猶謂若身親之容可措手自為此官

焦熬萬狀下無以寛民力之重困上則數窘於諸司之煎廹補破架漏以日為年耿耿心事莫遂一二然後益知當世人才臨事輙辦如執事者久於家食端可深惜此公論之所以信向而不肯置也伏異上為廟堂厚自保愛末由侍見伏紙悵惘

巽齋文集卷一

巽齋文集卷二

宋　歐陽守道　撰

書

代賀游參政出守書

某再拜比者伏聞暫釋大政出殿輔藩海内之士人人咨嗟以爲當今之時事變日稠人才日慳自分曹列司以下可不論至於器識在上心德望在天下議論風節在朝廷老成以柱王國剛正以儀百僚有人如明公顧

不少安其位而今日請退明日丐佚不如其志不已在明公得矣天下何如也某之愚亦甚爲當世惜不但彼私議竊嘆者之云云雖然明公豈以退佚之意一動於中遽恝然於當世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自古聖賢得君行道豈必曰取一世之事叢於其身而後足以福天下苟可以福天下雖其身之退而猶福也孰要之途名利之府自一命以上有可攫而得之者人爭先焉此風至今日極矣長此不已貴進而賤退喜仕而慍已

國家之名器爵禄粗足以供士大夫富貴利達之心而其末流有不可言者君子之進退衆人之觀瞻大臣之進退卿大夫百辟之觀瞻以上眷之慇懃人心之嚮望萃於明公公翩然去之立一進退之的於士大夫百辟衆人之上使人知有廉隅知有節操知所以貴重其身風俗之弊差可少救此意未嘗不為福天下計也自古未有士大夫知廉隅節操貴重其身而天下不可為也未有廉隅節操之不立士大夫輕賤其身苟得忘恥嗜

進無厭而天下可為也試與明公静觀今世之故豈曰勇退者衆國無與任事者乎嗜進者衆國事滋見其無可任者爾誠以任國事之心至吾何惡其進奈何操嗜進之心以害天下一人之心如此國有受害之處下有受害之人矣且十人且百人而受害者可知也一命以上之心如此國有受害之處下有受害之人矣且進而列大吏操重權而受害者愈可知也今之世所謂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者比肩立也而末流可勝言乎救

今患者救此習最第一事而他事隨時支掌出力修補次之明公進而任國事退而正人心意者請退丐佚若為斯地而人有不深曉其故者不然明公謂今何如時而顧以勇退為高也哉上眷如彼其懇懃也而勇退如此仕不得志懷禄戀戀者恥矣人心如彼其嚮望也而勇退如此留不為重去不為輕以仕進自肥者恥矣明公非以為高而人高之此一行也而豈徒哉其藐焉晚末出入門下受教者舊矣知識凡近不足以管窺盛德

竊以為天下之重非明公不可任如前所云亦非明公不可救故於今日之退不以知幾論不以保身論而直推明公之心至此嗚呼某區區之心固明公所夙許也守至迂之學無適時之才明知不與位稱而猶在此揆之胸中幸而富貴利達之念不先入是以其進其退未嘗敢與私謀藐焉之軀不足道而知所自貴重則亦久矣今又於明公之出處甚有感也寫胸中之所知以諗左右而不計其詳焉他日其尚有以教之伏惟明公乃

心王室訏謨辰告輔藩咫尺固不以去國自踈所冀體
上之眷輿人望之所依歸善調寢興爲天下加愛某不
勝嚮望祈祝之至

代賀杜立齋除同簽書樞密書

某得進奏院報明公以八月祗奉明綸入班西府幸甚
快甚亟效時體作儷語修賀既成輙自愧曰此豈所以
施於明公哉當世之有明公豈當俟今日然後大用大
用則既晚矣欲賀當於天下不當於明公也然明公之

清修高節非某所知亦非某所不知天下賀宜有辭則亦宜進之左右某聞之西府號曰本兵實於天下事無所不與惟其號如此故位此者關夷夏之觀聽特甚重而不輕古之君子其當重任也有不動聲色遠方畏之國家無事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葢其所積者厚矣天下惟公論不泯没雖在異族有同然者司馬文正雖不拜樞副於熙寧而異時入相遼人相語震恐彼弱不勝衣之一老豈單于望容貌而却者哉所積者有以服其心

也國積賢賢積望望積日君子居家而積國之望在國而積遠方絶域之望故有所不用用則中外翕然故曰以天下之重自任自任者豈臨事而主其事也哉平居暇時一出一處一默一語一舍一取皆此自任意也故未用此賢也有用不用而人之賢已者無異辭斯人也不觀乎其他從以厭服公議而報國之事已足矣明公之於當世是也其所為天下賀者此也而又有辭焉今世惟明公不大用明公而大用吾君當以一明公而得

數明公夫惟天下之賢者必有一二焉為之主則氣勢翕合而所謂為之主者亦誠以得主賢者為樂也自愛明公者言之直以為當世不一二人自明公之心觀之亦豈曰吾以一人之身而報國盍善類徯明公之今日也久矣法從之論思不如榻前之密勿自兹以往共國事者往往有與已若是豈不足以大快吾志哉區區之愚始泛為天下賀中則特為天下之賢者賀因其可以為賢賀是以終則竟為明公賀某不佞思惟當世之故

則孰矣扶弱補罅端末易一一細論得其至大者一說以為公論必大明而後天下可為異時救弊之證未知如今所覯故公議容有拂焉而猶可有說觀今之勢自非君子雜錯於中外百執事之列未見其可有明公在焉天下其無憂矣明公之心事天下通知之而其之知之也似深是以樂誦言之而不厭伏惟明公剛直之氣清淑之質得之於天地之異稟堅確之守邁往之操根之於學問之至正羽儀朝紳灼龜國事體有令譽厭乎衆

聞渙號一頒中外鼓舞某往在班未嘗在旻知一人之數今以郡紱未觧無由躬詣台墀敘述萬一瞻望丹闕實勞我心至於區區為善類稱賀之心則固不待親見明公而後致其説也惟明公察之

代人上李守書　上蕭晦齋續後漢書

某廬陵鄙人也廬陵史學自歐陽子秉唐及五代之筆以春秋大法正季世之事於是二書傑然出班范之上君子以為春秋以來未之有某之先祖晦齋諱某生歐

陽公百年之後遍讀諸史至陳壽書慨然而嘆曰曹操死且千年矣猶得為地下之幸鬼乎於是取昭烈父子四十二年事收拾闕遺作續後漢書然後操及其子孫欺天下之罪暫見黨於陳壽者一日而正筆誅益先祖晦齋之心扶綱常討亂賊不在諸葛忠武侯以下大誼誅操而不得作書者顧得以萬世大誼誅之書既成將獻之天子不幸賫志以没於今六十年矣蓋春秋之後漢昭烈父子及唐五代秉史筆者皆出於廬陵而五代

之書以歐陽子之得時行道遂大顯於天下續後漢書以先祖晦齋之韜光不耀乃久藏於私家書之有幸不幸如此某生歐陽子之鄉而有晦齋為之祖所宜力自振拔庶幾萬一有立於世凡當世之王公大人有可告以斯文者奉手澤以請使得與歐陽子之書俱傳又不幸衰遲之蹤重厄於食貧王公大人相去之遠名氏不能以自達則此書之傳與否又未可必中夜思之先祖能體忠武侯之心於千載之遠某不能繼先祖之志於再

世之近萬一遺編之存散亡失墜且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是以破篋之藏卧興對之時一發讀則撫而泣曰天乎斯文之未喪也吾祖之心昭昭獨不監之哉顯晦有時謹守以俟而已誠不自意近者歐陽簿以告於下執事伏蒙台慈索去副本竊聞卧治之暇時一翻閱有意於鋟木以傳也家居去郡治少遠盇出而俟成命於歐陽簿之家旬月矣請謁不敢再敢以區區之所欲言因歐陽簿以告焉某兒時逮事先祖嘗聞所以論事之

意曰春秋之法失國之君生名之國君卒而後名曰某國某侯某卒今生而名何也以其不死社稷雖生猶死也國者先君之國將為先君守之守之不可則繼以死彼獻帝者以天下之共主一日而帝魏甘心焉即其奉璽綬歸孽丕之日雖不死猶死矣春秋一年不二君亦不曠年無君建安庚子之冬漢天子之位為丕所篡次年四月昭烈始稱尊號於漢中葢已曠年矣然則吾書之作以昭烈之年上接建安末年為正統而不疑於獻

帝之猶存焉彼固大誼之所絕也小子識之夫昭烈之君臣於春秋末之講也而有暗合者焉春秋為萬世訓固有誼之所有而文之所無者作變事而權斯合矣當先祖成書之日朱文公通鑑綱目之書未出也近歲得朱文公之書讀之以章武接建安炎興二年書魏山陽公卒若曰獻帝至此特魏之山陽公爾綱目蓋於丕簒之歲而久已絕之也此因奉遺言以呈而與歐陽簿反覆此事敢以先祖書外之意併求正於先生抑某有深

言於先生者先祖殁而遺書存賢太守之幸惠兹郡者不知其幾郡以積弊之極雖有長才亦屈於經理之不給而何暇與逢掖之士為商確斯文計中間惟駕部鄭公甞取先祖之書進於朝得百索本既而列之秘省辛卯回禄之變此書必不復存今存者惟家藏之本其又幸而不死抱其所藏又見先生之此來凋瘵之郡游刃處之以其餘力飭學校祠先賢凡所以為斯文地者無不用其極然則是書之光顯意者决在今日無疑也前

日歐陽簿以先生之意告某曰前輩作郡不肖泛泛刋書恐為郡家無窮之費然亦不可因噎廢食某聞此不勝幸願益刋書不可泛耳使其書真有補於世教豈以例廢之哉今世無先祖之書而有陳壽之書學者不知漢有天下四百六十有二年而曰漢之後有三國漢之賊曰皇帝高帝之子孫曰蜀主斯不亦世教之大闕而訓後世以亂臣賊子之可為歟先生之學自朱文公者也某之先祖未知世有文公之書而先得其同然者也

文公綱目之作總為千七百年世變設而及昭烈父子者纔三卷愚以為建安之後炎興之前終不可以無先祖之正史也敢重告之執事伏惟深原先祖之心所以疲竭精力於此者固望一日獲見於世晦而不章如此其久自今亟賜之主盟而表章之則是書雖筆於先祖實出於先生他日因緣與班范之書俱為不朽則逝者亦增氣於九泉之下矣不勝企望迫切之私拱聽嚴命之下干冒威尊不寒而慄

代人謝解書

某以舉子之文辱在鄉貢之末出而一謝太守當有所謂四六文今世之所謂啟者以贄於下執事舉子之文有志者羞為之然而不得不為者舍之無以自獻雖有聖賢之學經濟之才欲一日而見於用不可得也今之法率天下而為時文其孰能違之某固有大不得已於此者矣四六之文今世所謂啓某未嘗學也文史足以自娱藜藿足以自給朝夕所與游者蓬蒿之士擇其志

向之同義理薫炙未知世間王公貴人之門奔走伺候當用何禮則所謂啓者非我之所得用夫亦焉用學此而又其文自叙率用戹窮卑賤無聊可憐之語間或反是則有髙自稱道無復退遜以幸已知至於揄揚主人之盛德則當極其諛辭無以復加然後以蒙一眄睞令世少特立不阿之士亦安知非此等文體有以甚壞其良心也故時文之下而此文又其下下舉而第第而仕持此以幸人之憐已者當終其身其不自重可哀也且

世無賢人君子則已有賢人君子其於人之佞已固將望而逃之而吾身進退出處自有義命語所謂巧言者鮮仁將焉用此甚巧之言以壞吾之良心哉某之舉而第與否第而仕與否不可知然而絕去巧言安守義命當自今日始某聞之人各有一初心平日為學一初心一日進身亦一初心未有不善皆知學顏子之學皆知志伊尹之志者也他日夷考則意向之所之不若二人是何也義理非疎也見趣非闇也剖別古今人品某賢

其不肖非無所黒白也然而為彼不為此者境一變而心一移也夫惟初心難持能持初心可以大有為於世先生之初心其亦得而窺之矣先生出入中外幾年於此而今日安得窺其初心其見先生今日之心皆夫人初心之可顧者也由今日而逆其心先生何以異於人哉能持其初心而已矣易有之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伊川先生以為人於方進之初惟當安其素而行若富貴之心與行道之心雜乎

其中則失其所可願某愚不肖竊謂一介賤士今有自進之階正履初九時也今日此心實立方來之得不辱其身以自附於前修在今日否亦今日然而立今日之心易持方來之心難由初九之素履積至於上九之視履考祥而後天地之間可以無憾士之立身如此所謂亦可以為成人矣國家設科舉以待天下士其未舉也教養作成無所不至然其間猶有進取之後顯畔吾道而末如之何者今是邦也不幸前修之典刑差遠而義

利之限界漸以不明中朝名流有仕於此吾黨皆將視之以為趨向然而心事光明表裏如一如先生者近歲亦無幾至於鼓利欲之場剏苟賤之塗銷鑠太和壞治鍥薄使後生小子靡然從之以為當然則其遺是邦士習之痼病卒未易愈此亦志士仁人之所憂也先生於某宜何以教之某不敢以一舉一第為足以了此身而先生之為是邦亦豈謂一勸駕之勞足以幸廬陵士哉猥於參見之始不勝願望之私先生不鄙擲而覽之終

篇亦必有悵然感於心者夫此正可為先生道未易與他人言也先生裁之

代人為教官求職書

某讀易至於艮之上九曰敦艮吉艮止也居止之終卦極則變而猶止焉其自處則甚厚矣聖人於象特以厚終稱之今夫不可以行而行不可以言而言輕舉妄動自取悔咎者固不足言矣非其地不行非其時不言以所負自重而不果决於進取世固豈無其人然而不見

可欲而止者見可欲而動止於其初不止於其終故靜久者躁必甚恬極者競必果此厚終之所以難而非終則無以見厚之至也某之無似自處於恬且靜者素矣恬之為競靜之為躁豈惟顧義理而不敢抑競且躁非愚性之所能是以自先生分考以來幸衡鑒之分明雖屢以區區之文辱知遇而學舍陞陟之常法未嘗輕有所請今者先生得代而趨朝雖於某未嘗有一級一階之進而夙昔文字間之受教所得為多且某受教之心

與先生作成之心固皆不在夫區區陞陟之間也雖然
恬靜人之所自處而進退行止則時實為之以上九之
敦艮終於艮矣而繼艮為漸非艮之欲漸也時乎漸則
固無害於艮也聖人序之曰物不可以終止先儒亦曰
山之所生與所反皆進也近日試先生置之首列竊以
為有漸之幾焉漸進不極也名之曰漸序之不越次者
也夫惟序不越次而後無害於艮不然則靜久者躁甚
恬極者競果前日之所自守者皆非矣區區之意以為

先生三載於此其為諸生辱知既屢則自諸生而進之以一小職序之不越次者也易所謂漸也三載未嘗有所請倘可庶幾所漸之始乎且漸之象曰山上有木木之髙有所因也先生為後學所宗髙山仰止景行行止其雖無聳壑昂霄之質涵濡善教差有生意且自幸其不為不才之樗先生更栽培之若自是而條達暢茂以大有所成則一柯一幹稍有益於人用者皆先生之造漸之彖曰進得位往有功也請以自此而往者為先生

終望先生亦終進之

代上執政書

比者伏准省劄以某將漕江右就領洪都起從郎省華以閣職不辭而受非分所安謹已即日具奏矣涣汗不敢固請深惟聖主簡異之恩公相曲成之造豈伊綿薄所可稱塞抑區區素願兩年所以施於廬陵而幸少遂者輙於拜命之始敬申書於閣下某書生無他長獨聞古所謂悃愊無華之吏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心切慕

之而觀近世士大夫以才幹稱以風采聞則往往異是某之所自謂未必與此等意見合獨頼聖君賢相深諒其心故郡事幾及終更即畀之以一道轉餽按察之寄事任既重宜有改圖而某守其迂愚猶滯前見豈不顧以才幹風采自見者作意為之亦非所難顧以為有君子之才幹不以苛急趣辦為奇功有君子之風采不以刻核峻暴取能名無能名上下俱利用度不為不給小大相安部屬不為不清如此而分一道則一道之福也

不然無才幹而庸謬不可不庸謬而苛急趣辦愈不可無風采而罷軟不可不罷軟而刻核峻暴尤不可世所謂才幹固嘗聞之矣一有財賦之責即以興利自居名色甚新計較甚悉上之人其謂果可以為信否也一利之興增入之數必多從其增入者而計之謂宜日富一日歲富一歲然而未增入之先如此其煎熬也已增入之後煎熬則又甚也日貧一日歲貧一歲所興之利將以誰歸如此而為才幹也其可謂才於其家也已夫事

權在手何事不可為日取至弱之小民而榜敲之何財不可辦此正不待大有才幹者然後能致以毒民命以戕國脉則正不才之大者或者快其有用過矣似此人品當事任不過一二年而流毒常五年十年而未已後此者縱有惻然拯救之心而民病極不可復蘇席卷梱載之歸裝不可復得天下所以愈困而不可藥則誤認才幹之說壞之也至若所謂風采亦何難之有一道幾州一州幾邑時擊數人以振吾職會有不幸者當之寧

過於多以立威聲雖傷於誤亦不顧恤如此則世且翕然以健吏目之矣其閒又有喜怒任情專快怨憤變亂情實顛倒是非小吏在其下風惴焉數日以幸去未必以職業不修得罪而常以逢迎不至為尤未必以不得民心買怨而常以游謁造謗為恐其有不吉不䢖罪狀顯著則反佚在簡書之外非委曲於勢要則迴護於私情公論何以更得分明人才何以更望成就且嘗聞之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幸為所部之長謹

身率先使屬吏如事父兄有所恥而不為不善縱無所按何所不可不幸不率教誨自蹈罟𫌇有終不可容者去一人可以福千萬人此固不得一以寛大從事也不然亦須為世道存公論為吾君惜人才且按察屬吏但當使人畏國法爾豈願其畏已哉今其甚者至於掩人不備笑語相接之間按章條下莫知何時何其譎也彼實有罪自當聲之於衆而去之至公至正可以服人而將焉用是此誤認風采之説又今世之所是而不以為

非者天下事勢極矣民命人才正須着意愛惜而此二説實敗壞之恐非國之福也懷此欲言有日於此深恐為不我知者病彼聞斯語且以為庸謬且以為罷軟曾是可以稱部使者之職不知世道不堪以決裂敗壞必曰才具必曰風采誤人多矣決裂之尤者也其之為此言則有所自信者矣待罪守土兩歲賦入求額外之辦集固無之而若上供若和糴若諸司之應副若本州之支用亦未見其他有虧損屬僚人品自是不齊甞按二

人非其得已中人之性可化不若律之以身自到官以至於今潛察一人之所為固有懲創自艾由貪而廉若二人者矣自此轉餽自此按察必不使職事廢弛用度之而部屬玩然亦豈必如今之所謂才幹所謂風采也自幼讀書以至作吏本之於古聖賢之意參之以世故治亂盛衰之所以然而反求諸其身得平實二字以為庶幾可以終身行之者夫才幹非惡稱惟心平實則不苛急不趣辦而賦入可以及數風采亦美名惟心於平

實則不刻核不峻暴而按刺可以得真誠不自揆以為人人此心則可以結人心可以永天命助成國家無疆之福亦惟公相於得君行道之秋量能授任之際主張此意使其亦得以安其所素不復遷就他説以自轉移則為幸大矣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請於此為國家植根本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請於此為官吏立標凖非曰能之知之而願有行焉昔周人稱召伯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言召伯成

轉餽之功也而滋養民力使有所從出則見之首章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漢魏相刺揚州守令多所貶退號為有威嚴者丙吉反以顧謹重為請此非勸之無所刺也曰謹重則大有說也其才不敢望昔人而有此二職在敢盡布腹心於公相公相察之使誠得安其所素則某固亦願有以自見者會當罄竭以報萬一

巽齋文集卷三

宋　歐陽守道　撰

書

與王耀軒書

某廬陵後進文學一出人下年長以來自知胸中一無所挾不足以自立於世里有益友教我讀孟氏之書其説曰子之志吾知其願為正人子之質吾懼柔之勝剛也讀是書可以自廣可以有勇學所以變化氣質也子

無忽其敬佩其訓從事此有日矣雖愚魯之資不能章通句曉然日自省循區區識趣頗謂少進至於今茲殆未知世間復有寵辱事也對策大廷愚不自揣輙及言路之是非乃不計文卷之經其目拜恩來歸既十日而倦就選意且以為奉親差樂不能仍進取非朋友相與作意從臾則至今一無官進士也葢愚性所安如此嘗自謂世間同氣相求正未易得前輩典刑我之所願親者彼未必屑於相與其不然者彼固不我樂而我亦厭

之他日出與世接正未知所遇何如誠不自意需次之日乃見當世盛名號有氣骨如正字者通守是邦而又備數於所謂鷺洲書堂為生賓通相遇也則其願侍教誨自應朝奉謁而夕請益顧且遲遲兩月未即造前初則疑而去之繼而奉再三之諄諭黽勉稟承始敢就列而猶未之敢安也豈以正字不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哉於正字之所以教學者誠有所未曉故也既奉命就列矣而尤未之敢安則謹治其說以探正字之諒與否正

字而我諒則繼今受教其何有已不然區區之愚既有不安於其心而能委曲善柔進唯唯而退默默以苟飲食奉給之得者平日之所賤也而寧忍為此古人有言曰善人能受盡言雖以君相之尊而卑官賤職下至芻蕘敢以所見告者恃其有能受盡之資也正字於君相無所隱避某於正字豈復懼其我罪哉某有願言於正字者正當世之賢乃不幸而有輕士之迹士固未易輕輕士亦未易使日至於前皆委瑣皆庸俗吾固得而輕

之然聖賢待人之氣象尚有不然又況未必皆若人者乎鳳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下之物之去就猶有擇也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夫子之有歎於此也惡傷其類云爾今書堂雖小其請以大喻之書堂天下也提督宰相也其間自執事而下百官有司也宰相秉國之鈞一日在位盡知百官有司之何若人若賢不肖一日而去之巖穴之士有肯復出而自賤其身乎一介取予與禄天下同則書堂之去留與後來仕路之進

退同也正字之去之留之與宰相用人之進之退之同也愚聞之聖門曰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如其不足為正字道正字之至此且以講書彭君學録康君為何若人也使二老而無可取往時江史君亦自具眼者固不應枉駕而屈之又不應稱道其人見之記書院之石刻見之請賜額之奏牘也好惡不當以一人而定江史君之見借曰不然不應此郡之士心服之者衆而不服者寡也則二君亦必有可尚者矣講書彭君氣直面折人

過是其所長學録多識近世諸賢言行而篤爲禮者也
此二君者其於區區愚見亦不能盡同然夙昔之心所
素敬也後生小子未經師友執事學文好輕前輩往往
自以爲莫已若也爲俗化地自應使之敬事長上稍存
典刑此事關係良不爲細今若示之以無所可敬則異
日鄉曲尚何望其猶有善俗哉正字固眼高四海抑通
守此邦教化自出能不爲此邦後輩地乎二君之去如
遣吏胥勒令去職而已安在其退人以禮也此某之所

不容不疑者一也直學吴君氣宇軒豁語言剛正與之處數年未嘗見其一日軟熟態其好修近於矯俗則有之若回邪傾側不擇人而與處則保其終身必無也性若疾邪與人多忤招尤得謗亦有以取之然人品如此亦可謂不易得矣其雖晚末未敢妄議其為人斯人而遇臨事不奪會有可觀名雖肄於國學然居家之日嘗多前此書堂扶植賴其力若曰肄國學者不當復有此書院則如某輩乃濫叨仕版者也未必彼不可而此可

今其人未嘗一識正字之風采而正字遽去之此其之所不容不疑者二也諸生之列賢否混淆然賢者亦稍稍多於不賢者以其混淆也而謂是皆不可存不賢者正恐他日猶有介紹可前而賢者一見風旨不一再至矣前日混試恥於自鬻者頗不肯就以為縱使中選何敢冒昧而處斯堂也愚心非謂正字之一切更新為非也其間誠有可鄙可薄者在焉去之誠宜奈何鴟梟巢毀鳳自不集何必不分鴟鳳而俱逐之乎此其之所不

容不疑者三也其於正字敬其立朝敢言敬其輕視官爵敬其身負世望獨此身生於廬陵者也居於是鄉願為是鄉俗化計誠不顧他日後生小子謂長上有時折辱之為可輕人品之可與為善類者與一二不肖無所分别故竊怪正字有輕士之迹是以冒昧不顧罪責而輙言之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令正字不鄙而進之則亦既信之矣諫之非謗也亦明矣正字高明之識且以敢言聞天下其不我罪也亦可必矣

不然而猶罪之也已之敢言而罪人之敢言也諫而以為謗也則其居家姑讀吾孟子沈酣玩味之餘然後徐取他書擇其能調吾氣而反之和平者讀之此時無忤於人復至書堂亦未晚也正字可之否之進之退之其顏子之為師而黔婁之為友后山之與居而靖節之與稽其貧而不苟得粟也素矣願正字重議其可否而輕議其進退至於受廛之氓敢貢其狂言於通守則鄭鄉校猶可議執政也況今兹有道之世乎明公裁之

辭鷺洲月送書 應倅

伏蒙台慈以某備員賓於鷺洲書院賜之錢紙名曰月送仰認盛心感激何已安坐於家月得錢萬家本至貧寧不利賴抑前此所以再三控免者不為無説茲敢不避煩瀆而申言之某於此書院之立敬之甚慕之甚未問前太守惠教郡士之初心但是一瞻御筆昭揭在上生是邦者忻幸之心當何如哉講明義理一正人心謂宜數年之間必有大可觀者詵詵學子夫豈無人而況

長上輩行前此盖有肯游其中以領袖後進者所恨一
二年來戰士心於區區得喪之塲一二長上既頗引而
去之而其間錙銖升合之予奪亦足以使或者為之動
雖往事無足深咎然氣習日入於薄矣苟志於得何所
不至外間識是非知羞惡之善士願以所學就正於師
友者薄書院而不肯前何者上之人方謂一予一奪可
以軒輊士子有人心者固懼或者之議已以為亦為是
錙銖升合來也有如邇者某之承命以來蓋深認執事

之盛心不可終避而區區此心尚欲因緣與進之後稍與其間一二知心商訂一是之歸以無負書院開創之本意耳然心事在我其誰知之亦或私竊相議曰是月又可得若干俸矣雖一再引辭未必不心欲之姑備禮而已矣噫嘻悲夫予豈斯人之徒與其之心徒以為書院者吾鄉里之書院扶持美意使不失墜正生長是邦者之不得解也書院不可望望去之以為高武諭仕於此邦名而還朝則去之矣猶且畱意教育以士之無所

聞見為已憂柰何以生長是邦者而視書院如涗巳哉辭至再而不敢三蓋謂辭之不若俛而就焉以為中道之從也然而不能免於或者之竊議何也彼見比年士習之惟得是求也彼見其之素行之末孚於人則亦求所以孚者而已矣且某承命之初嘗告於下執事曰必不得已請受其名而辭其實執事蓋心許之今繙錢丞至是將使並實而受之也是前日之辭為欺也若曰書院以為俸則不可受以為月送而將之以狀則可謂隆

禮矣不可以辭為俸也而不受有狀以將之也而受之則是要上也始者公文名此錢曰朱墨之費蓋為點檢課册故耳亦既以故舊有嫌力其責矣點檢課册之不聞預而朱墨之費則如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恐有誦此以見告者而無以對也數者隱之於心畧無一可非告將命者曰幸返此錢於故府容某具狀辭焉伏惟執事深亮其心而特從之其誠有時造書院之心但得無此緡錢以貽或者之疑誚其造也無所愧於十手之指

矣如此則所得多矣勝於緡錢之得遠矣以其之不肖猶能辭緡錢於書院則是凡游書院者果不計利之得喪矣外之善士知自貴重者可以來矣如彼則無一可如此則有數可所以決於必辭而期於必聽惟深亮其心而特從之續瀆崇嚴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通蕭宰書

伏聞天子有命以明府宰廬陵某廬陵人也前令尹嘗以學事之重不鄙庸陋引以白副於明府此來當用今

所謂四六語者通姓名於下執事而半生學文雅好莊直不敢以四六語為當然未見君子遽道盛德以為佞獨念辭之不可以已既忝與學校而無辭以自獻明府其謂其為何人斯他日縱不鄙棄仍位之公堂而心不預乎則亦苟焉為容而已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是故敬撰其說而明府擇焉其閒之有人民有社稷必立之學此朝家之懿典而三代之遺意也夫學重矣而或者視之為文具其謂此告朔之餼羊也故寧弊弊於

斷獄聽訟之末而俗化厚薄之原在所不計蚩蚩之民奪攘矯虔以麗於辟不婣不睦不弟不孝之事日至於庭居官者執而撻之戮之而無憫色無怍容其甚至於名為士者口誦孔氏之書而身為戰國亡秦史傳所諱之習俗當官者亦曰士行之不美久矣舉天下皆然而今有一州一邑者安能遽以身任教化人持此説莫肯扶持則夫淪胥以敗將何以善其後夫俗化有原士也者誦詩讀書知今古曉義理上之教化所先及士習既

厚薫蒸浸灌漸及齊民蓋雖十室之聚亦必有一人為士閭巷之人必於其身觀焉見其善而忸怩於不善縱有冥頑無恥不可化誨者亦必有良心不泯天理油然而生者使此二人者數正相當則吾民亦已半為善矣又况人心同一天理蔽可使明而迷可使復乎有人民有社稷不可使士不知學其重蓋如此然自近代以來養士於學而實不以學教士口體之外文藝不廢則已幸矣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誰警策

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誰以為恥士如此而為士則民何則焉文獻之邦化為陋風詩書之澤轉入市習日移月改而天下大壞矣嗟夫此正可與識者道爾有志之士得百里之地而為之宰便應以教化為第一事以風化之美惡為已責邑而無學猶當自我創立况所素有者乎若之何以文具視之廬陵為縣自宋興未久即有顯人以故鄉猶至今有善俗而士類特衆學宫之建自紹興以來百餘年矣其間賢

令慨然有志於斯者猶可一一數中間稍失初意士各取廩食以歸而堂序齋牖空無一人比年初革弊陋差有書聲永嘉謝公尤以加意旬有課月有講當是時其歸自在所謝公實招致之愚不自揆亦頗以區區所見諗之同志曽未數數而謝公去繼此者非不踵前規縣事倥偬或所未暇課猶十之一二講則希闊甚矣某尸素其間蓋未嘗不赧然内愧也明府此來諸生引領以俟訓已子路所謂比及三年可使知方子游所謂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皆在明府一意向開明
府視以為重則風厲之下當有自奮拔者夫尊德性求
放心學之用工固自有的而其至切至近目前易據之
理惟在明辨義利間今來自學校則相與為利而已干
進公堂惟得是競士不重其身升合絲毫在所必較居
官者亦不居重於學悠悠末習謂之何哉夫凋瘵之邑
誠不易為簿書期會委至其前誠不易理學廩之慳之
養士之不繼亦誠不易充拓獨崇重學校一意肯以為

一實事不以為一虛文則在有位者深切思之雖焦熬窘迫中常使此實意流行乎其間訓誨諸生必及義理文藝之外間察其操行之可取者而少進之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始以此風士類終以此風齊民此亦仁人君子得位者之所屑為也其某年且强仕於道無聞濫得一官而親老在念宦情特薄閉門讀書有友生數輩栖於私塾朝夕所與講論不敢自畔於聖賢雖無片長而明善誠身事親信友不敢不勉嘗以為士生宇宙苟不能

悟成已成物則已為乾坤父母之不孝子若不謹其身以不善不義為閭巷先則履戴間何以自容故每竊有志焉而前令尹進之公堂者亦往往以此又念尸素之甚無少益於學校輙吐所見以告下執事抑所謂同主學事云者特仍此學之久例一以待次官為之而其實非其人也明府之至倘不廢罷此例則别擇德望之可以信服諸生者延賓之斯席某何人哉致書之始未敢遽及專俟下車别布懇欵伏惟幸察

復劉士立書 又字成季

某讀書自是心麄重以遭羅禍難心誠凋耗荒疎益甚猶以懼忝所生不敢不學時取故習温之尊兄進學日新豈某所敢望來書訓諭諄復朋友中求如成季有幾人哉敬佩厚意無斁然愚心於兄學有未喻者敢不一一叩請兄之意固望某早得所安必不以其愚鈍難鐫領解不速而遽厭之也中庸首章所謂慎其獨大學首章所謂致知在格物兄以新見易舊見自謂今日所悟

卓然契先聖之本心而儒先皆未之知也兄斷斷以所見為是則其安敢異辭若猶取儒先之說反復敷演以與兄所謂新見者抗辯則此固兄之所決然舍去者其不見聽必矣雖然未能領解則亦安能苟焉以為同也中庸書自天命之謂性至君子慎其獨纔十數句而指示本體親切教人更無餘蘊自此以下只反覆發明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無極太極之妙亦謂之誠流行發見充滿周遍無所間斷者也而不可

名狀及生生化化人物皆得之以生而人最得其全誠者天之道盡在我矣此不可名狀者如之何而名狀之其惟曰是無所間斷者是逝者如斯之說也以無間斷之心契無間斷之理當此心無間斷時即此理無間斷處無心外理無理外心安行利行勉强而行其至一也其不然者理本無間斷而心自有間斷心雖有間斷而理終無間斷以刀劃水使作兩截豈有此理故聖賢指此理以示人而教之以慎其獨慎其獨者無間斷心也

久久則純熟矣篇中所謂博厚高明悠久之類則此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之類則此心也天之所以為天則此理也文之所以為文則此心也彼聖人自然一自然純不由慎獨入而慎獨者亦終至此此者何博厚高明悠久天之所以為天者是已以凡之明豈不洞然於此而今日之説則謂獨即此心之正無二之名此心存而未發者無思無為不偏不倚是之謂中是之謂一是之謂獨其誠不能曉李習之謂慎其獨者守其中凡謂此語

與凡合者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習之為之説曰心不可須臾動動則遠矣非道也即凡所謂不慎便去了者也某便不曉習之此語且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之中不能無發發而中節則謂之和矣今曰心不可須臾動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夫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則可心不須臾動則不可動即發也但守取不發之中而禁其無發可乎先儒於此只曰此儼若思時也不曾禁其無發也習之謂心不

可須臾動故以謹獨為守中而遂謂此心纔動即有睹
聞其復之也遠矣此等語意佛書中屢有之而中庸本
文恐不然也程子於不愧屋漏慎獨中間着一與字蓋
語勢當然兄因此一字而遂判為二曰慎獨非不愧屋
漏自得兄說莊然以思凡前之讀中庸畧有會於心者
至此乃皆不是不知由前之說有何不可而必欲嗒然
以坐無思無慮為守中耶又不知兄指獨為一為中別
有何據而云耶獨立獨居獨言獨宿獨學之類皆一人

無與為對之謂諸經中未有以獨字為心體者也果是心體字面程子何不軒豁明決言之而僅着一與字於不愧屋漏之下以疑後學耶此書末章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以下所引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之類將皆不得為慎獨乎首言天命謂性而教人慎其獨終言潛伏孔昭不愧屋漏而復歸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首尾意脈圓備貫通未有如此書也至如大學亦有慎其獨之語係之誠意一章上

下文以自欺為戒以小人閒居為不善見人則揜其不善而著善為無益閒居無人時也見君子有人時也獨字尤為分曉兄於此將亦以謹獨為守中乎其淺陋不敢與兄力辯兄實見教其豈不認誠心哉然兄至詆朱文公為不識字義則恐過矣格物之云前書固嘗深言之以為心中無一物而備萬物之理理聚於心而散於物於其散者格之積之既多自有豁然貫通融會處此一貫也此下學上達也物之為言何嫌於指外物哉兄

必曰不然以此物乃有此混成之物其為物不二之物引數物字以證物之非外物夫物何莫不自無極太極中來今未嘗從原頭格此一物則是謂即事即物者皆可外也夫無極而太極以生陰陽萬物萬事由之而出者隱而顯也萬事萬物推而皆可以知太極之本然顯而隱也凡以此物只原頭一物則萬物萬事之理皆可外萬事萬物皆可外則隱顯岐為二矣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久之脫然有貫通者彼何謂也

自此而往讀書窮理即事是學之教恐皆可廢矣夫當其未為兩儀四象則太極尚不可得而名而何物之云哉兄之下學記曰天也命性也道也是形而上者也身也心也意也耳目口鼻四肢也是形而下者也脩身正心誠意皆是下學而身之本曰心心之本曰意意之本曰知知即性也性即有物矣人苟能格其本心固有之物則知天而至於命此下學上達一貫之旨也夫聖人所謂下學直先於日用常行事所接處學之盡心知

性則知天則反本窮源之極處豈初學可驟語之哉今以格其本心固有之物為知天至命之本而指脩身正心誠意之下學為格其本心固有之物之本信如此説則是大學之本文當曰欲格物者先致知欲致知者先誠意欲誠意者先正心欲正心者先脩身句句節節當倒看不當曰欲脩身先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致知在格物也凡至高明何以一旦盡去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見而為是不可曉之語耶凡之始學本

亦自邇而遠自卑而高今學之幾年得所謂高者遠者則撤其梯級斷其塗軌告人曰合下便遠合下便高不從彼處節次也而可乎哉兄之學大概象山慈湖之意居多兄不謂學乎象山慈湖也將以象山慈湖為已合也晦翁之學兄往往以為不然當時講詰之紛紛猶彼此不能心服今某不自度其荒陋而持井蛙之見以對海若知其不可而不敢已者兄以愛我教我之心至則某不得以倘然受之也兄非他人汎名學者之比觀理

如此其富用工如此其至著書滿家直以開曉後學為己任竊料兄所肎教者甚少如某之愚兄辱收之以為氣味之同愚心有所未安如兄之學若又隱默不言苟焉阿和則是兄固厚我而我則薄兄也且自某之外肯以所未安者復之兄知猶有何人哉是以盡寫所見以求一是之歸如曰不然更乞賜教別紙所教尤感昔有陳絳者在福州賍汙之名徹於上聽王沂公為首相亦信之吕許公獨不謂然一日出一御史為本路漕使往

按之憑一衙校護獻茘枝者之詞以為所聞皆實也贓以百十萬計上下俱無疑矣絳不心服遂起制獄他日反皆不實沂公雖重德不無輕信之失許公心事人謂不及沂公也而於此乃得之何耶君子重入人罪不敢欺天且賴兄更詳之今之所謂君子今之所謂小人百年論定安知不易位也此一紙自合詳答作此書已三二千言故於彼畧焉雖然感兄左右正救之意不敢忘也

巽齋文集卷三

巽齋文集卷四

宋 歐陽守道 撰

書

與劉後村書

守道拜别四年矣不拜一書而意念所向無一日不在書也世人以此為尊仰常語難取信然聞有指畫空書佛經者不用一紙一筆而平生所積殆數千卷精誠之至此地大雨為之不濕東坡先生以為真實非虛幻也

某於先生猶寫經者之於佛先生寧不鑒此精誠耶方
山長前一月告我歸期而此書直待臨行數刻間方能
作作亦贅矣懷感之極者有言猶淺也山長來時蒙寄
賜壬戌送行詩近又得聞竹溪先生夜坐見憶聯書爻
二韻先生於後進拳拳之甚矣回憶前事狂妄觸罪無
可悔者獨惜昭慶寺中拜飲餞觴而小侍史以片紙報
長令似之所遭繼得槧墨示喻曲折乃知奉累有由而
先生自此亦連疏請老雖先帝君臣之契如此浩然歸

志終不為留也先生得去二十年之心至此始遂其為慰快可想而知然遂使宗工大匠忽動念於幾微者誰為之與先生還第三年矣耆壽康寧如此當時無拜留孔戣之疏者諸公為先生謀特重為先帝謀反輕也近見高文續集不自序引緝熙宸翰與寵行扇面御詩冠之使人感痛不已去年鼎湖今夏橋山之變遙知法從舊臣情深父子甚於枯葵泣霜之句嗣聖訪落惟耈成人是任而先生茹芝之山中何以追前遇而報之今耶竹

溪去後村幾遠觀夜坐句想二老時時會聚不特如趙康靖作意訪歐陽公恨晚生不得步趨其間也山長之歸使人有偕行從往之意顧平生局促纏繞安能如季膺付二陸舟哉某今年五十有八氣絶衰無復有門外分毫意緒一自去國不以字到班行諸公間古心在建寧猶通問自其帥福袁歸有漸更不以名字到前動其記憶頗聞先生閒中猶對人拈起不肖不少置或為書以告人此雖愛我而非所願望也蘇子美

與王吉州論郡政書

守道仰惟閣下盛德禮恭如謙九二以貴下賤如屯初九往者親屈千乘俯臨陋巷閣下之意必謂某受廛城郭或知民病而曉事情可以時備咨訪裨仁政之萬一非徒以其記誦文墨而姑與之也他日一再進見閣下必命以少俟衆客之退而特延之便坐蓋慮已盡下未有如閣下之用心而誤蒙禮遇未有如某之幸者顧以識見短淺未有所試民病雖接於目而事情實闇於心

故久而未有所言今者民食最急救之之策一日少誤則有一日之患請為閣下條説而閣下擇焉伏聞郡家以米直踴貴為之措置而禁約增價誰為此策以誤閣下乎是促之使愈貴也夫今所患者米來無路增價非所患也上流至城近者不過八十里遠者百數十里爾豈應視若外路他州然乎今聞彼用遏糴之策而施於城郭之民全仰彼米彼米不至民何以為命且以吾之管内而八十里百數十里之上米不與流通則吾自食

於帶郭之地者幾何竊聞諸縣約束其境内甚嚴未罷米主先罷般稍人稍畏罷無敢攬載其詢諸水濱以為米舡曠日不至其僅有至者非諸縣之米乃帶郭境内人家之所發糶而其數目希少牙人與鋪户前迓守等爭先糴之如攘奪然相與分三五石至十石止瞬息而盡未有一鋪得糴二三十石也如此而求價之不增其可得乎且吾州郭之地豈惟民數稠密而已倉廩在此受諸輸納者未畢也上流米下流通頗聞苗舡陳乞通

往計會用使亦自有費故中下税户有合納州倉者米亦不來但止附錢與在城攬人使就此自糴而輸之如此會計則是吾帶郭境内之米非惟為供當所之民食且不足而又以供外縣苗斛之入倉者也此害不除何以善後令入春幾日景象如此自此至於夏秋之交米豈惟貴將至於無彼諸縣者能終不我恤乎今欲得出給榜牒勸諭諸縣使放米通行仍責令牙人前往諸縣招誘糴者如有米舡經過口岸輒遇邀阻仰米主及牙

人赴州陳訴則旬日之内米價不禁而自減矣此一說也市井常言凡物之價聞賤即貴聞貴即賤人聞廬陵米貴之聲如此彼有米者豈不願乘此而爭趨之若舡隻流通趨者湊集則即賤矣蓋不禁米價乃前世良守救荒之所已行也兼糶者但當誘之使來不可恐之使匿彼若米載而來生事之徒與之喧閧以增價犯禁告則所增之錢不足以了訟費人思及此豈復肯來鋪户所以販糶者本為利也彼本浮民初非家自有米米所

從來蓋富家實主其價而鋪户聽命焉今為之禁曰爾鋪户之價每升不許過若干若干者因鋪户而糾牙人之罪彼若懇請富家原以若干之價得之安能使之不營一錢之息而還以糶於人乎若使價長不已彼安肯折元本出糶以從官司之所禁乎事至於此豈惟富家畏事不肯出米而鋪户亦且縮手至於停閉非活法也故曰不患價貴而患米之不來其次則有勸分一說今郡之所見行累年勸分其弊百出不可不察也勸分者

待官司行下開場日分者也往時倉使徐侯守郡冬月米貴即嘗稟知徐使君請榜諭富家一面從便及時自糶止要民間有處可糴不必聽候勸分是時富家聽信米却自出其後郡遇凶年無不勸分而行之未有善者何以言之蓋城郭富家之有米多寡不一未必人人有餘也豈惟城郭鄉都亦然甚有餘者所未論請論名為富家者而其米未甚多者一自勸分久為定例於是此等所謂富家者不復前期私糶但謹閉蓄之以待公家

一旦之命蓋不俟命而先自私糴不足以塞官司後日之責私糴而米竭後日無以應命罪且隨之彼止有此數也則其勢安得不閉蓄以待尋常此等富家與鋪户俱糴小民日糴斗升於富家既足以殺鋪户獨糴長價之勢而鋪户近有此等富家可恃若舡米偶不至則轉糴於此等亦足以暫時應副鋪面至闕販勸分定例之後富家既蓄為應命之需於是官場未開之先鋪户與小民往叩其門而不應矣小民惟有取諸鋪户鋪户惟

有取諸舡米則其踴貴亦安得不謂之促其至此哉故嘗為之說曰二月已後富家之出糶此官司曉然勸之使分也正月以前富家之不私糶亦官司隱然激之使閉也每旬小民沾三日賤糴之利此官司一旦利之致其食賤也每旬小民有七日貴糴之苦亦官司積漸成之致其食貴也天下利害常相反而相生此豈徒滯一說之所能通乎去冬某本欲趣早言此第念小民但知勸分之為恤已安知此說正以陰消米價於冥冥之中

傳聞易訛恐彼謂此但與富家為道地故不復言今者伏聞郡家舉行勸分見其端緒開場不遠則只望於所勸之中盡尋其弊而去之當去之弊不能知其方來惟言往歲之弊則可以推知矣户産有多少事力有升降所謂各廂之勸分糾首者必其事力户産之超出乎衆者也吏常與糾首為密而多抛子數與其下被糾之家使被糾之家無詞則均認定數者衆而糾首之責輕矣然而被糾之家爭多競少未有盡無詞者有詞以求裁

減則往往妄疑以為必囑吏而後行於是裁減有囑吏之費當糴前一日呈樣定價一聽官判價隨樣而低昂亦未必皆由吏也然去年有以甚白占米官定為一升八錢者矣小民樂得白占甚於得白稻有何不可而如此裁之此雖上熟之年未有此賤當此饑歉但得富家出糶價平小民有處可糴則足矣何必限以一色晚稻而輕視白占如此乎人心懷疑以為此亦失於計囑之所致於是定價有囑吏之費及其糶也有所謂發下槩

量之人有所謂點撞糴場之吏發下概量之人終日供待醉飽而優勞之猶不滿欲也而所謂撞場者意氣軒軒與富家抗禮稍可欺者復陵轢之賄謝之間少拂其意則誘數輩細民使以升合慳折為言而罪罰立至矣升合慳折誠宜罪罰然為吏長意氣而使糴家凜凜亦豈所謂安富恤貧之得其平者乎復有家居城内使移米而補城外之零糴家居東隅使移米而補西隅之零糴米非輕齎物也用夫搬運費又若干就中豈可無區

晝務那使各從其近者大率富家一番糶畢日夕張羅方敢自幸以為免災使至於此安得謂勸竊嘗深念天下之事平心處之官司枵虛既不自力以養貧民則當使富家有樂奉公上之心不可使貧民有疾視富家之跡閣下所謂人各有心心各有理彼豈盡為富不仁哉勸奬之為好事而常使貧富相安則貧者有依富者無怨城郭之民尤當以富民為根本以大喻小則如前代都邑之處至徙四方富民以實之富多則常平米石之

至此者亦多而凶年非所患矣不幸别有意外之患亦有所倚此乃保有城社之上計也十數年城郭富家往往徙去迫之至此蓋非一端而勸分不善亦與其一數年之後若使相次盡逃則細民復何所恃萬有一不幸患在意外官司安能與一城貧弱相保乎此亦長民者所不得不思非特為目前言也二曰賊盜樂歲猶不能保盜賊之盡無何况饑歉今之所言不特為穿窬竊盜慮也蓋其大者有三死者有刼墳墓之害生者有販生

口之害而去年以來則城郭鄉村羣起剽掠米糧財物佚罰漏網猶當為後之效尤者慮也所謂刼墳墓者比年屢見昔者城内某氏城外某氏諸家皆受其害發磚斧棺至於慘酷聞之於官官以常事視之被害之家亦無由竟其事最是五六年前有某縣某氏者所遭尤甚斵死者之身首狼籍遍地本州已結解上憲司而憲司悠悠被害者反受久困賊卒引赦輕斷愚民習見其然椎埋之風今之所有昔之所無一歲間聞有三焉聞猶不

審讞言所親見近郭之民有晝葬而夜被發者三日之後其家往省則見所含米餌遺在草中懷疑而歸遂執前之舁負者同往啓視之則死者覆卧身不挂一絲矣長此不已此去人家葬埋誰能自保乎在律發塜見屍者其罪絞所以重罪之如此者葢死者受害與生者受害不同生者受害能抗敵能告訴死者獨如之何哉自非官有嚴法則丘隴縱復深藏亦何足恃積年以來官司見民間墳墓之訟多或言犯地或言盜木訟者容有

甚言其事而不盡實者官司雖遇實事至於椎埋亦輕視之往往意其誣罔使孝子慈孫吞聲飲恨凶殘盜賊得意肆行國家漏泉之澤使壅底至也所謂販生口者蹤跡秘密之甚日行田野間而其事未嘗一到官司無與禁也此等盜賊其鄉鄰視之盖良民然朝夕在家縱出亦不肯過信宿是以人被其害而莫之疑當其誘掠人家婦女小兒之時半日踰時之間而事已畢矣人見其常在家而不知其轉致甚遠蓋此曹黨侶分布交結

於三四十里之間各有定所有同郵置甲轉致與乙則乙轉致與丙藏其所掠於乙不過一宿而丙得之由丙以往莫知何所以人命為豚豨牛羊更遞得錢少者蓋纔貫百而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故此中田野細民常有去失而鄰郡向上深僻去處傭奴妾婢常多吉州人不由父母與夫雇賣而得之老死而不可返此猶其幸而生存者耳最是事絕蹤跡無主名可訴兼被害者必是至貧之細民朝夕不給其婦子可以一飽誘者以至

貧之細民而遭此無主名可訴之事只有付之無可奈何甚可痛也然此曹作過既久鄉人未有不知其影響但當是之時不可遽指端的故衆亦與之放過及其講傳明白則日月久遠雖知之而亦遽已矣其人或不耕無業或亦畧耕有業但箕其歳入無幾而容易有錢可使使酒尚氣稱雄其里知此等類隅保鄰曲豈不知其所為只為此蹤跡難以遽知而或者涉虛則有誤執平人之罪實而佚罰後且報怨人心懼此所以各付之不

閒爾艱食之年此事多有牧羊去狼畜雞去狸非等閒不切事也所謂去年城内外遠近群起剽掠米糧錢物者其所居陋巷閣下千乘之所嘗往顧也前去二三十家有稍富者居焉夏六月中旬一日剽其家者數百人填塞街巷奪其廩粟并及他物而去是時某在長沙家人皇駭走書趣歸以此變昔未嘗有而後患未知所終也未幾續得螺山外墓山之報則守墓者之家亦被刦掠盡其家自此小米麥紵絲麻鍋釜牛犬之類掃地一

空男子奔走逃避老弱被其捽縛使供吐所藏蓋皆鄉
曲相望之人多素與親熟者城北出門三里某所親居之
地群盜初過其家幸而獲免盜過門移時而返以他處
所得𢡟於其家之牆外而分之人聲嘈嘈而不知幾十
百輩後來所聞亦其近處人也此時盜同日起蓋十
有餘所人疑其若有定數焉城郭且然遠僻可想他日
官司捕治小弱之民訴於縣而不行者卒無如之何事
在赦前無復問第今日復與去年等盜既習知漏網佚

罰如此豈有悛心禁於將然在今日有不容緩者葢此等所謂盜初非有平時累犯之案往往有行止在藝業之平民也火烈人望而畏之故少死焉水懦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以平民而一旦為此葢由官政可狎玩之所致大抵比年州縣之間民間訴理罕有簡易直截而速與了結者謂之嚴固不能謂之寛又不可被害之家或反以訟久坐困故善良怯懦之人心知其難有忍而不訴令使忍而不訴可也官司獨不為養成大盜憂乎

以上三盜區處異宜其不敢悉條其説閤下知之伏願一日之間常以心思耳目周遍四境數過仍各以訪聞預行約束諸被害不能陳訴者官司訪知亦自作施行如黄霸之治頴川察察所及至於郵亭細事皆接於視聽則姦無所容矣近臣官政患採訪路狹而下情不通官司既不輕信人言而所與接者官員士大夫亦不欲冒出位之戒故上之人無復有出人意表之施行以聳動愚無知者之耳目大姦窟穴近在目睫而上不知也

伏惟閣下照燭幽隱度越尋常使蔀屋之民常若日對
黄堂之清問則境内幸甚三曰疫癘昨者郡家以冬月
疫氣流行為之舉行祈禳之典民間感激謂使君身處
清燕而念及病者之呻吟真仁侯也近正月望復見建
醮之祝詞皆拳拳為民請命之實意其人為某誦之愚
心聳然閣下憂民至矣然以為愚所見祈禳之外恐須
有以大正信妖之俗葢疫氣南方為甚多燠少寒病固
宜當疫之歲雖北方亦有之今江鄉專神其說而民間

獨以此病為深諱也嘗見歐陽文忠公集為梅聖俞作墓誌既口道其賢復明書其以疫死且言聖俞病時公卿大夫造其廬而問者塞路然則中原之俗豈嘗以疫與不疫與善惡相干涉而病疫之家朝廷貴臣俱往造焉安有所謂避忌蓋不正之氣遭者即病固無擇於其人此邦之俗有舉家病此而一人在外避而不歸則免歸而傳染則病夫避而不歸以求免其用心則不善矣何為而迄免不顧傳染而歸救其親其用心則已善矣

何為而迄病即此自可思也氣接則病氣不接則不病也疫癘猶水旱然等謂之天災水旱所被不能擇夫孰當水孰當旱孰當不水不旱者也氣之所為非一家一人獨能禱而去之葢所關者大而致之之原則亦惡戾聚合所成閤下有千里民社諸祈禳比之祈晴祈雨正等爾此所謂有卹民之心者也民間家惑巫鬼則不可有也使巫鬼無害於人則信者不過為愚何足深較是非惟其滋長病勢而害人特甚故前代仁賢之吏未敢

不教民以勿惑而且力遏痛懲之者此邦巫鬼之俗纔遇有病凡盥潄衣冠洗滌穢惡皆切禁之晝不許啟門夜不許燃燈務使為幽囚以聽命原其本意葢欲穢惡薰蒸醞汗晦昧以甚之耳復朝夕與之祝白以奇名怪號怖其聽使自一證一候以往無不各有司之者彼氣方微體方怯而重怖之如此且禁絕親戚之往來親問者雖醫藥亦不得自由務使卜禱於神合用何醫卜而不許者不得用切脈觀色寒熱有憑者不信而信於偶

然俯仰之杯珓或一切屏藥使叩神求水而服之如此則病者安得不日深日重以故民家一遇此病死者相繼而所謂禱謝之費至不可勝計幸而不死亦索然為窮人矣區區所以盡言其狀誠願閣下深知民害之至此極如西門豹聞巫禍於邑父老也閣下開藩在去秋當秋則狸俗妖習畧息不審亦有以神廟罪人告者乎十四五年以來神枷神杖處處盛行巫者執權過於官府一廟之間負枷而至動以數千計重者裝為大辟籠

首帶鈴其家自以子弟親戚擁曳之至廟以聽釋放或受所謂神杖而還此為何等風俗耶子弟親戚者固當擁曳其父兄骨肉為此耶民病固可憐民俗尤可痛開曉愚迷使一日曠然固郡侯教化事也若夫閭閻稠密之處或可使之減病則有一說葢今溝渠不通致病之一源也自乙未丙申間三山林侯守郡最留意於此疏通浚導之後民無疫者數年其後豫章李侯於潛徐侯守郡其每歲輙以告二侯行不如林侯之遍而病者亦

少自徐侯以後郡政不復及此而為患亦可睹已溝渠不通處處穢惡家家濕潤人之血氣觸此則壅氣不行病於是乎生今通達廣路猶無潔淨之所而偏街曲巷使人掩鼻疾趨如此則安得不病此州之地本自卑濕惟以此故雖爽塏亦為汙下即此乃病氣也豈復有使之者命若及此方春命廂所告示居民屏治蕩滌有磚石遮蔽者亦令暫施工無鱗相次同力為之各自負挈置之城外空曠之所使積水流通則鬱積盤結之惡氣

亦散矣但此雖非難事亦慮具文自李徐二使君之所行已不實應廂所奉行弛慢民間又多愚悶彼寧當病而信巫不肯先期而慮患此嚴以期督之以覆視核

巽齋文集卷四